靜娛亭筆記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二

靜娛亭筆記卷二

嘉縣　張培仁　紫聯

六事箴言

葉玉屏先生所集六事箴言。一爲持身。二爲持家。三爲居官。四爲居鄉。五爲處事。六爲處人。皆先正格言。有益於身心性命者。言極平易近人。不取峭刻激厲之詞。而耐人尋味。雖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謹錄數條於後。

林浦曰。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最能止禍。足

能止貪

程母侯夫人曰人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張文節曰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程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張無垢曰倉猝患難中處事不亂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一亂何以臨事

黃魯直曰、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

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羅景綸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必歸無逸、

王伯厚曰、處百患而求平安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呂叔簡曰、待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夏寅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

此身一敗可惜

程漢舒曰看他人錯處時時當反觀內省

熊勉菴曰治生莫若節用養生莫若寡欲

史晉臣曰嗜欲正濃時能斬得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得下皆學問得力處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日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日銷

崔南有曰人心靜則百事可做

以上攝身

司馬溫公曰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

曰保身四曰養志

劉忠定曰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楊大年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當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呂榮公曰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羅氏訓世編曰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淡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張氏訓子書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
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

呂叔簡曰人子之道莫大於事生百年有限之親一
去不回之日得盡一時之心卽免一時之悔　血氣
調於喜懼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
之矣

陸桴亭曰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
修祭法祭法立而家禮行百事舉矣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

則長無不肖之悔

陸清獻公示子弟曰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方算得能讀書人以上持家

馬廖曰百姓從行不從言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魏鄭公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劉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

羅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

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

呂正獻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

呂本中曰當官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秦觀曰禍莫深於窮治

王伯厚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非也

吳草廬曰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

薛文清曰爲政以通下情爲急

楊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呂叔簡曰爲政以維持世教爲主世教不明風俗不美只是策勵士大夫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

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

鄒忠介曰今日世界能言者爲次惟默默調停者爲上顯而有名者從名根起見隱而濟事者從蒼生起見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蔣楚珍曰安民者何無求於民則民安矣察吏者何無求於吏則吏察矣

陳眉公曰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彼將自擠

李文定公曰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而纔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

張忠定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

許魯齋曰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

夏忠靖公曰某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量何嘗不自學來

薛文清公曰在古人後議古人之事易處古人地爲古人之事難

呂叔簡曰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學問爲人辨冤
白謗是第一天理
柔而從人於惡不若直而挽人於善直而挽人於善
又不若柔而挽人於善之爲愈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眞
禍莫大於不仇人而有仇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
人而有詐恩人之狀態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
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

稱人一句便是無限寬舒

余行年五十始悟得五不爭之妙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節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愧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肯

陳眉公曰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斷無放肆之君子袁了凡曰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聞不可開口一言而傷我忠厚縱閒謔亦宜愼言

高道純最樂編曰人用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座右編曰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以此瀆神可用此以待人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乎

史搢臣曰容得幾箇小人奈得幾椿逆事過後頗覺心胷開豁眉目清爽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思其可從

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唐翼修曰面贊人之長未必深感惟背後稱人長則感之深面責人之短未必深恨惟背地言人短則恨之深

彭定求曰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部自有餘味

劉宰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之集非以酒

內爲禮也尋常宗戚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今日必會飲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愚爲可推而行之於親友鄉黨之間以上處人

王定九先生曰儒者涉獵藝文一毫無裨於身心聖經賢傳所以維持道正人心所當設誠而力行之而先儒之言皆足以補經而翼史晉陽牧葉君有六事箴言一帙至約至精淺之爲愚夫婦可與知能推而極之爲賢知所莫能外可謂簡而該矣

或曰無乃太簡曰否否君子體道視力行何如耳豈在多言哉

愛惜人才

今天下輒患官貧蓋官貧則廉者少有議將養廉之數加重者京官本無養廉似不得不加頃見友人私議未識能行否現在官之最難爲者莫過於州縣州縣者人才所由出也今州縣之養廉已爲虛設坐扣捐攤之外每年尚須補解若干以此訓廉是南轅而北轍也愚以爲如欲其廉必使之裕　國家經費有

常從何得此鉅欵只有挹注之法所謂以羨補不足也各督撫合計一省之中優缺幾處賠缺幾處優缺各州縣每年公私所費幾何所餘之欵不可刻覈務令充然有餘此外尚可餘銀若干以分潤賠缺之州縣賠數之多寡即潤數之多寡務令各得其平如尙不敷則不免動用釐金矣庶才德之士以無所掣肘而得以展其才全其德而不肖者亦無可藉口焉由是得以久安其位而官民一體奸宄不緝而自靖禮讓之風蒸蒸日上矣

今之時宜窮本無可裁之陋規夫陋規之病民而應裁者無待上司之飭禁言官之論列民間早已上控而請禁革之矣若相沿已久民自安於成例而有意挑逆之是使刁民得仰承風旨而與官爲讐也各省之優缺即各省辦公之元氣也博整頓之名而令元氣日削始而病官中必病民終必病國

各大吏養廉優厚其中或間有自然餘潤自可從容辦事況名德相望於州縣本無予取予求之慮目下第一應辦之事莫如裁革過境夫馬舟車之費酒席

門包之費到任供應一切器具之費此等花銷於上司無所益十股之中六七歸僕從材官之中飽而已此等人百中無一善類非嚴馭之無有不狐假虎威者不用爲是設斷不能不用者亦不可多用近日大吏之賢者嚴馭僕從少其數而厚給之資必使之無擾於屬吏爲屬吏沾恩即百姓沾恩誠莫大之陰功矣

州縣既廉刁民不能挾制自然法立令行善者知恩劣者知懼盜賊邪匪無從托迹矣非廉吏不足以辦

保甲非廉吏之有資者亦不足以辦保甲（求治必自保甲始）

皖北民風

包愼伯大令（世臣）曰李申耆以翰林改官皖省鳳臺令多善政常輕騎率健勇循行閭里每捕盜輒出其不意得其渠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遂斂迹辛未秋柏菊溪任兩江總督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總督偵得兇盜爲蒙城人匿於鳳臺嚴檄兩邑令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夙昔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

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其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固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即去此若亦終不能做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曰有一計或可試行之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諭簽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矣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候夫人公子供灑掃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廿餘里受撫者即日至猾家猾欸之曰不見已三載何幸來此得毋以儀徵案耶

乃示以碌簽曰信在此可召出共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日我公之新友彼則舊友且我只一身彼則一家顧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之一家耶我即就擒耳次早猾遣長矛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趫勁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於署內製一至堅之檻車並集舁者護者百餘人以待之受撫者以盜至君一訊其姓名立檻解蒙城而自督護之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鎭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得

我竟捕得若等知我樂否命侍者徧歓其父老笑語久之乃升輿行猾已遣數十健者來刼見君與衆酣歓于店中遂出鎭外候良久君與過猾黨問檻犯何尙不來答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舁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既返君乃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聯銜通禀已遵檄捕得盜交蒙邑解儀徵歸案訊辦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獄遁去蒙令先以虧空奉總督嚴詰又失兇盜遂縊而死君嘗語予曰鳳潁泗三府一州如練集五千人可以横行天

下然惟其豪能用之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爲降伏

百菊溪制軍齡有能事之聲今觀此事則其人之辦事必多疏謬大拂人情概可知矣盜爲殃民之尤甚至盜而刦殺事主至三名之多其兇悍膽大目無法紀見者心傷聞者髮指此而不取兇盜而痛治之然後懸首示衆不足以安閭里而快人心奚待問哉但鳳穎一帶悍風素著州縣之苦或如倒懸制軍久知之矣今既能偵知兇盜之匿於鳳

臺境內灼然不謬矣而鳳蒙兩縣官之昔況民之
黨惡又若不知惟嚴責其捕盜而已未獲盜之先
或應酌給花紅懸賞以待之既獲盜之後亦應預
計如何撥兵護解方可不至疏虞皆置之不論而
火急文書只知責備州縣而已是制府之捕盜舍
責備州縣之一法外無他法也夫州縣非不應責
備者也其平日吏治若何缺分若何地方之貧富
風氣之良頑時勢之推遷必知之熟而後責備之
獎勵之賢者舉之不肖者斥責之不得已而後劾

夫之厲與　國事有益而人心亦因之而靖且服
今用一味籫法卒至兇盜仍逍於法外蒙令反墮
於法中想其倉皇於幽室之內計無復之以一繩
畢命且有虧空爲子孫累雖與之有夙怨者聞之
亦當落淚是以令之命代盜正法也儀徵事主之
寃不能伸　國家之筭項無可追轉爲兇盜所笑
夫而後更藐視　王法爲不足畏相與勾結聯絡
結成死黨愈聚愈多延至近日而搶匪之勢張矣
兇悍之風爲古書所不載遠慮者所深爲太息也

百制府捕盜之法具收效如此

同治末年捻逆張甚幸李伯相率劉省三軍門傳銘排衆議持定見以平之想根株已鏟芽櫱應不復萌時有東捻西捻之分西捻尤悍而難制有謂湘勇非其敵手恐難禦侮鮑春霆軍門竟大創之於楚豫之交所率者湘勇也可見淮捻雖強湘勇亦不弱自在用之者何如耳況淮北一帶皖之廬鳳潁江南之淮徐豫之陳州彰德汝甯光州魯之兗沂曹濟風氣好勇大略相同世家大族名公巨卿冠蓋相望保桑梓而衛良民自早有善策矣

若任其所爲大家必先受其害也因記李鳳臺事

而并書之

無心道人

李申耆先生兆洛養一齋集中有無心道人傳云王

君協名應辰號敔園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選四

川新繁縣知縣戊辰以詿誤去官歸十年而卒年五

十六無子以兄子家瑞爲後君天資伉爽爲文章踔

厲風發儕輩斂手詩筆尤豪邁服膺李義山楊誠齋

以爲義山直追工部誠齋善學青蓮爲詩甚多未達

以前曰匏村集需次都門曰金臺剩稿官於蜀曰蕉香詩鈔歸田後曰無心道人詩鈔當胡豫堂先生視學江左號嚴明能得士君與同里徐紹基高觀國宜興則任烜路同申無錫則顧皋皆所賞拔在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廚傳稱過客意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

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爲脇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典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出見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札無以應君笑曰是亦可詐耶呼騶欲械治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然後捆君歸於省置之獄以抗不繳印奏禍且不測於是通省大譁投謗書爲於路頭之聞於京師御史摭以奏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瘋覆奏

此制府與方伯可謂志同道合矣以索賄上臬則從而斥之又出兵以捕之卒得其緊要書函而毀之使之無可脇持而後可得志即有星使來亦不過以腰纏分潤之耳

陳伯謙

又曰江陰陳伯謙柄德以乾隆丁酉科拔貢得徐州豐縣教諭升安徽旌德縣知縣君之治縣也撫字善良惟恐傷之鋤擊豪强不顧讐怨性方嚴簡於酬對以故不中上司意同列亦無推輓之者四年中再委

餉差輒彌年歲星霜之苦防護之憂資斧之竭蹶況
瘁百端卒以忤上官旨藉事被劾以去旌德士豪朱
則治者與巡撫胡公克家有舊橫於里中向不慊於
族之出戶家人李滿使其奴縛毆之垂死而召滿之
父使領歸已死則謾曰其父縊殺之其父脇於勢不
敢控則治之族朱義憤而鳴諸官君往驗毆傷累累
也坐則治絞抵挾勢爲關說者百端君不動未幾而
又有汪五貴之獄邑民汪崧控其子五貴死祟清觀
前田中方萬福兄弟三人實殺之詣驗則屍在田中

而身與地皆無血汚一刀置其旁亦繡澁與傷痕不合五貴所居室則血跡狼藉汪松雖指控而應答指畫皆汪長春者代之問長春何人則松之族而事松爲父者益疑焉返而鞫之盡四十三晝夜始得其實蓋五貴之妻梅氏有姿長春通焉松之弟柏亦通焉長春業屠家少裕五貴藉奸勢索之不稱意或毆辱之長春不敢校而私憤焉長春偶與五貴口角松解之留長春宿其家長春中夜起將從梅氏則柏與梅氏宿而五貴睡於足下益憤潛出挾利刃伺之黎明

五貴起將出戶長春迎而劃其喉五貴仆柏驚而遁長春知不能逃因頓首於松曰若子已死報官則長春亦死梅氏應發官賣一家破矣若宥我者長春固翁義子事翁姥終身是無子而有子也不然長春到官必盡揚翁姥之醜松刦於其說曰然則若何長春曰紫清觀方萬福兄弟吾讐也其觀前田即五貴所耕也置屍於田而以萬福謀殺控則吾讐可報而五貴不徒死矣松遂從其計辭既定乃出方萬福於獄拘梅氏逮兇刀獄立具上之郡守左公輔左公改姦

婦梅氏爲呂氏其姑也亦與長春通太守惡導姦釀
命故重致之案未招轉而呂氏縊於宣城之獄汪松
子死妻復死媳亦不能保一家又蒙醜聲朱則治之
族從而慫恿之乃購人赴都察院翻控事下巡撫時
巡撫即胡公克家竟以姦婦互異奏參革訊比定案
入奏一切情節與君原審並無出入惟以呂易梅問
官念呂氏已死不得不爲梅氏開脫覆奏以該縣悞
聽汪長春誣扳良婦爲姦幾陷重辟非尋常錯誤可
比君遂失官而朱則治始擬緩決又援　恩赦減流

納贖從容歸家矣自古刑獄之慎無如我
朝封疆大吏奉宣德意州縣亦自顧考成罪人即與
死比必稍易情事令入輕比而狡悍之民亦竊見此
意挾持州縣州縣往往縱釋有罪以就之漢時獄吏
利人之死非惜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今之時獄
吏利人之生非愛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生一罪之
成自勘驗購捕研審招解費數百金而不足也犯供
偶有翻異上司別有意見駁案再審於是發犯回縣
或檄調至省其費不可知矣其不中上司意者則情

罪不符辦理不善比擬失當皆可入之彈章百喙不能辭也

李申耆先生博學工文精天文輿地之學以翰林散館得知縣俯首風塵艱苦備嘗之矣是以丁艱後不復出山嘗見其南匡集書後云兆洛讀先生上孝感公書而廢然先生純篤之性沈毅之氣倘受大任卓然古名臣此豈後學所敢企及特其所志所歷頗似與兆洛相類竊謂今時州縣之任無可處理身為傀儡心成荊棘旦夕不能保軀命甚

者遺累子孫而仍不能不上負君國下愧師友未嘗不自咎其學行無本爲世用所窮不謂百餘年以前㕔昧已如此雖以先生盛德卓詣不能不嘆息術悵也陸清獻公爲令時與掊書云看來此道大抵難行當尋一脫身計其後以陳文貞之薦遂試御史雖不竟其用身則脫矣先生則竟以身殉也悲夫治天下者豈能合州縣以爲治耶而長此安窮也

前錄中書文一一首皆託作令之難其去官也皆無

罪而去也今又觀此一則先生之心更深太息矣州縣者撫字聽斷則風化所關治賦理財則 國本所繫是州縣之政即國家之元氣也豈不重哉顧一任其江河日下有才之士略有作爲動形掣肘循謹者多自顧不暇安望其盡心民事也南厓清獻及先生皆才德兼備之士或困死一官或卻難而退即袁隨園不得不托於詩以自懦可惜可悲昔偽周武氏讀駱賓王草檄即嘆曰此人不用宰相之過有味哉此言也彼武氏且知之宜其時

人才樂爲之用而偏定一時也

兵差行

四川李香雪太守映棻工詩有石琴詩鈔中有兵差行云亦緊亦緊兵差過境上站傳牌到下站供張謹縣官一夜不得寢出郊迎候望引頸 一解 須臾塵起兵差來矣馬如游龍人如蟻衆巷塡街二十里城外居民盡遷徙 二解 下馬問供饌入門責薪芻得雞索覓得馬索夫拔劍砍柱大聲呼折乾餽贐不可無撻丁役縛胥徒呵叱縣官如家奴縣官驚逃縣吏逋 三解

人告將軍將軍大怒何物縣官如此跋扈留滯大兵是故非怏國法軍法豈容恕縣官聞之汗雨如注解冠長跪謝將軍縣官亦人類既無點金術亦無懷璧罪今年西賊來騷擾邊境內錢糧盡緩征公私成巨累供億資大難請即送旌旗將軍搖首酒氣揶揄揮令速退縣丞窮一點吏低語縣官亂世作縣不如考槃兵差不去請挂冠縣官曰隱蓋且拗發閉閣高臥聽彈參將軍氣沮不自安遂呼軍士中夜捲甲走桓桓野六明晨吏報兵差過淨縣官偵之房屋折盡庫藏罄盡

鲁儉無聯如洪水衝如烈火燼累民累官比賊尤甚縣官悲號僅餘性命哭訴大府大府不應不日軍士橫猶日縣官吝辦差不善已撤任解七如給如訴似嘲似謔奇事也非奇筆不足以傳之州縣之難不獨辦差也辦差其一端耳受辱受賠累比比皆是

制義取士

溉自鄉舉里選之難行也莫善於漢之徵辟其後亦漸務虛名往往以徇運僥幸弊之尤者莫甚於六朝

時所設九品中正度其立法之初無不欲得眞才而用之人之才具有大小而以九品權衡之使在上者量才器使各適於用亦各獻其才意亦善矣行之久而盡失其眞所謂上品無寒族下品無高門想其時士之抱才而困於草野者不知埋沒幾許矣隋唐以來所以不得不變法也中正廢而考校興焉或以詩賦或以帖經王半山爲相而帖括之體始定即今之制義是也唐之名臣大半以進士起家名臣碩學指不勝屈而睢陽張公亦由是途而起古之名將何以

遏之孰謂文人不知兵事耶至於宋代其得士尤盛
元代僞廢科舉國祚不永而究不能廢明代專用科
目蔚爲一代之氣節文章可謂盛矣以武功顯者亦
時有之昭然揭史冊之光皆由制義進身者也我
朝名儒碩學接踵而生根柢蟠深則枝葉峻茂未有
不工制義者誠以四子之書包羅衆有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平日學問之蘊蓄襟懷之
抱負隨所值而自然流露賢隱遏剛克柔克之勢斷
非倉卒所能辦乃不得志於科名者輒謂八股之無

用謚班論哉且糊名易書則偏私之心無由生展經考官以嚴法刑韻語之處絕宦途繼路行貨綵而科舉之中公道自在名篇佳製日引月新偉論鴻才雲蒸霞蔚擢於藝林者彰然可考耐人尋味非予一人之私言也吾故謂含微碎外惟以制義取士爲灼然無弊永遠可行之道若藉槍替行賄賂則其罪在人非可以咎制義也

制義之關繫大經大法者鴻篇鉅製美不勝收擬編錄一書公諸同好惜所見未廣恐有挂漏之譏容出

之業是所望於當代鴻儒矣偶摘三首可開初學心
思調佩中寓諷刺者用代香山樂府之吟陳厚甫先
生鍾麟貧而無諂題文云無諂之難也爲貧者設一
境焉夫有求則諂貧者之常而無諂者其誰子貢爲
設一境曰君子上交不諂事上且然而況同等然而
世之人往往不免於諂何也蓋貧非心之所甘貧又
爲境之最苦心由境迫諂以相習而成焉亦以捐形
而見焉於此有介然自守者戛戛乎難之矣夫貧亦
士之常耳世顧有諂者何哉華膴之日豪也我以藍

纔者介乎其側亦覺自慙形穢其不得不諂者勢也亦世風之變矣解推之不吝也我以偃蹇者至乎其前或可見而生憐其不可不諂者情也亦士習之羞矣夫貧者即不諂人已時覺其諂謂貧者原有諂態也貧者本不諂人已時防其諂謂貧者必以諂來也而況明明諂者乎諂有諂之容脅肩歟側足歟伺人之色而不敢正其色何容之不莊也則沮甚也諂有諂之聲逡巡歟便佞歟痴人之言而不敢盡其言何聲之不揚也則醜甚也有心之諂易見無意之諂難

見鼎蔵自得之中時出一言以巧爲迎合使人不知其爲諂焉者而諂之術愈工面譽之諂易窮背人之諂難窮朋友相逢之際必指其名以故示矜誇惟恐人知其不諂焉者而諂之心何已有時以喜爲諂有時以怒爲諂貧者曰彼一鄙人也吾以氣激之始則加以厲色繼則誘以甘言而彼必聽命矣此諂之一變境也有時以自屈爲諂有時以自矜爲諂貧者曰彼一狡人也吾以才進之吾姑受傲物之名彼得居容人之量而彼必快意矣此諂之一變境也惟然而

無諂者鮮矣明知諂之無益而姑托以不諂是諂之事未彰諂之情仍在也且安知阨窮已久不更一再嘗試焉以展其諂之之技也而無諂者其誰明知諂之可羞而強制以不諂是諂之形未露而諂之念仍留也且安知豔羨既深不更轉羞爲怒焉以逞其諂之狀也而無諂者其誰若夫無諂者不知有諂者也磊落之胷於人皆作同等觀而何有於諂亦不知有貧者也激昂之概人世原無羞恥事而何厭乎貧不趨利則身榮不慕世則品貴不爲欲動則氣壯不爲

物屈則志伸貧者如此其庶幾乎原評云反面縱筆
正面斂筆形容刻酷豈有所見而云然乎子曰鄙夫
題文云定鄙夫之目人當知愧已夫人盡學爲鄙夫
而鄙夫禍天下矣此世風之變也夫子所由定其目
哉昔夫子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降而至鄙夫卑之不
足道矣不知鄉愿好名鄙夫好利好名僞君子好利
眞小人僞君子不易知眞小人亦不易絕故夫子繼
鄉愿而論鄙夫享儒福者必多俗骨仁義道德之儒
造物報以虛聲必不報以厚實鄙夫則其名賤矣天

亦故憐其窮特開其富貴功名之路工揣摩者必挾
機心敦厚樸誠之士當事陽爲崇奉不必陰與周旋
鄙夫則其術巧矣人亦樂受其詐轉引以攀援推挽
之階而鄙夫之術成而鄙夫之名立無過人之識乃
有過人之貪胸中絕無一物而逢迎之計偏百出而
不窮是愚而鄙者也若是者庸甚無過人之才乃有
過人之險出言每示大公而排擠之謀偏嘗試於不
覺是狡而鄙者也若是者惡甚心術旣壞而又不顧
聲名苟有一隙之可乘必竭蹶圖之以成其捷徑是

樣而鄙者也若是者陋甚聲勢既張而復淩以氣傲苛有一言之未合必睚眦報之以鳴其專蠻是慢而鄙者若是者劣甚不求道德不談經濟不論學問不工文章耳目心思之用專精於勢利之一途厭然自居於鄙夫而且以其鄙笑人以其鄙媚人是鄙夫之柔者也當其昏夜乞憐不堪言狀人即有以鄙夫目之者彼且直任不辭也謂解人不當如是耶不顧禮義不屑廉恥不畏議論不計禍福天地父母之身微倖於榮華之片刻悍然自命爲鄙夫而且以其鄙欺

人以其鄙傲人是鄙夫之剛者也當其大廷相對假寐自如人有以鄙夫稱之者彼乃變羞爲怒也謂好官我自爲之耳嗟乎舉世半庸才則士林不尊氣節論交皆俗物則儒者爲貫詩書鄙夫不足惜吾恐與之事君者不免受涴於終身也悲夫原評抉摘隱微無意不搜無筆不到文章到此未免爲造物所忌吾謂其閱歷已深爲鄙夫寫照看似戲笑怒罵其實神注下文所言皆題中應有之義

近讀浙江温君汝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文感時撫

集中序言之眞能於前人名作外另樹一幟文云立乎位者無其具爲今之位有位者恒也夫有位難而有位於乎世則不難所患者立之無其具耳豈猶患無位哉且古之學優後仕者其居官何若是難也時至今日居官者非惟不必優抑且不必學非惟不必學抑且學者未必仕而不學者反易仕天下皆可仕之人天下有不愧居官之人乎有心世道者所以顧仕途而太息也不然夫人而有所以立且患位之不得耳豈不能自立者而可以有位乎而吾謂生今之

世則無忠規行舉言揚之典國家亦偶一舉行而俊
選之陳詩不徹廟流之納粟所以與輿儓隸詩拜爵
於天家求賢顯俊之文猶相原不循資格而員僞之
拘謹不敵市井之錢緣所以駟僧頑詩亦錢名於仕
版然則居今日而思無位不共矣其迂哉誰問其所
以立者爲何如哉且夫位之不患其無者一由於世
選之日衰一由於人心之不正海內軍與紛然不靖
矣而不肯進身之路郎從此而開鄉末列夫戎行假
微勞而附名薦剡目未覩斗文字求大吏而不次超

選甚至少年佻㒓亦號從軍姦宄請張何妨援例位愈輕則品愈雜搢紳之地幾變爲汙藏垢之區耳爲問古隆盛時幾見有此冒濫哉非世運之日衰而何以倖位者之衆也私門賄賂所在皆然矣而小人鑽趨之機即由斯而入挾資以干權要借私書而情託覆孳畏謀以拜門牆獻厚贄而忝聯師弟甚至婢膝奴顏天良喪盡既無廉恥何存位愈固則志愈卑狗苟蠅營之流不免有失節敗名之類耳爲問古君子幾見有此趨承哉非人心之不正而何

以竊位者之多也夫然而其所以立者可槪矣問以
錢穀則不知問以兵刑則不曉而朝夕營求之計無
非攻剌讒以徇私蔽勸長上搜括民財陽善補苴而
陰行侵蝕迴奐獄鍊成鐵案顯張威福而陰肆貪饕
蓋其得位之由聚贓不堪質諸淸夜而其立位之權
術亦何能對諸大廷若欲責以立功若何立德若何
吾恐其掩耳而逃也愚乎不愚夫然而其所以立者
尤可惡矣問以人才則不舉問以風俗則不聞而方
寸險狠之謀無非仗要津以洩舊怨一睚眦之憾必

復僞嚴崖岸而實密網羅一語言之釁必尋外逞邁
剝而內懲狐鼠藉其得位之伎倆既不容律諸聖賢
而其立位之機心遂不惜殘夫民命若欲試以立身
若何立名若何吾恐其汗顏而走也患乎不患聽名
器不可以假人至季世而幾操貿務富貴本原於天
命至今日而別有徑途吾故曰無位不足患而其所
以立者斯足患耳此德隆位顯之大人所以甘投簪
於田畝正已潔身之儒士不得不老死於蒿萊也夫
雖有過激處而筆致磊落可喜刻酷處亦有所見

而云然乎初學見之行文乃有議論

孝廉方正

吳縣夏秋田先生廷棨少孤覓父骨千里外負歸營葬精岐黃術藉得甘旨奉母有所贏爲閭里貧乏者助已則布衣粗糲終其身嘗道賢之踵門求見謝弗敢當報以一刺而已力行善事實事求是咸豐初舉孝廉方正制科人無間言庚申賊破蘇州乃衣冠自縊可爲名副其實事平後里人爲之建坊延其居曰孝廉方正孝子義士節婦貞女夏氏之室夏氏以秋

田先生舉孝子後舉　制科先生之母守節三十餘年先生殉難時女亦自盡隔巷爲潘季玉觀察第合肥相國榜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翰林之家各極其詣可稱的對

海外異聞

海外秘魯國有拔爾撒摩樹生脂膏極香敷傷即合敗爛不癡敷尸不腐

琉球國有金榴色似金可作器皿香踰沉速

印度國椰樹幹可造舟葉可覆屋實可療飢漿可止

瀉又可爲酒爲糖節可作釘殼可盛飲食瓤可索綯
意大利亞國殺而多尼草人食之笑死
甘的亞島阿力滿草少嚼可療飢
　何不取此草徧種各處以備荒年
聖多默島百果俱無核
祕魯國產厄馬鳥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
牛蹄善奔走馬不能及卵大如碗可作盛飲饌之具
瓜哇國產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常倒懸枝
上毛色五彩不飲不食

亞刺比尼國產那思尼鳥壽數百歲將終卽聚香木成堆然火自焚遺灰成一蟲久之蟲復變鳥
印度產犄劇牛角長四尺十日必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百餘歲　又產獨角獸其角長四五尺色明亮作飲器可解百毒

林少尉殉難

林小崖少尉名汝霖閩之上杭人官浙江仁和縣典史咸豐十年賊破杭州冠服坐堂上手一巨觥飲賊至大罵不屈遭賊攢刺而死眷屬亦殉難賊平後浙

人弄得君稿葬處爲之具衣冠改葬於孤山之麓林處士墓傍且建祠祀之錢塘吳曉帆方伯題額曰足以千古祠中楹聯極多尤佳者薛慰農觀察時雨云大節匹閻公取義成仁青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仁和黃敬甫工部嶺行云勁節抗冰霜千樹梅花皆玉照叢祠倚林麓四山鶴唳即神絃林君死得其所死且不朽

田玉梅大令

王紫詮廣文韜甕牖餘談內有田玉梅傳眞英雄也

今備錄於此因王梅字鼎臣蜀之酉陽人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伸其臂數人不能屈粵寇入長江將犯金陵玉梅方在京師欲謁當事獻方略至則金陵已陷向帥方連營城下攻之不能拔玉梅願見大帥徘徊無與通者胡貳尹恩燮奉大帥令勾當內應事偶見玉梅懽若平生與之論軍事大奇之爲言於趙太守太守召與語亦奇之乃薦之大帥玉梅乃說大帥曰官軍圍攻數月僅圍城之半耳城高而多備禦攻之徒損士卒無益於事近有謀內應者

請爲公入城覘之乃衣賊衣佩利刃散其髮蓬蓬然下垂覆以黃巾至江東門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玉梅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潛召諸人問其謀則曰吾屬諸人誓不爲賊用願開門迎大兵殺賊問其衆則或千焉或百焉玉梅復徧歷賊巢至各門視其路之寬隘遠近爲進兵計越三日復自西門出孑然孤行守門者耽耽視玉梅故從容坐城下若有所待遙見一騎馬賊來前後導從數十輩玉梅遽拂起曰至矣昂

然出城守者竟不之詰玉梅至大營備述所經備言內應不可恃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賊巢稍遠事或可濟乃約某夜預伏精兵於神策門外玉梅率內應者殺守門賊迎官軍入計既定玉梅復入城告以期限果以賊耳目多又內應者多金陵人素怯弱慮難遽行玉梅曰噫吾固知若不足恃吾已結壯士五人苟得入吾事濟矣遂復出告大帥必偕五人者入而後可圖玉梅用奇計竟能令五人者皆入城及期內應者僅來十餘人耳夜深矣遂率以行遇邏

者斬之守城者悉睡熟亦盡殲焉僞賊酋臥城樓上
驚覺踰垣欲逃玉梅以矛舂其喉擲頭於城外將斬
關開城延大兵入而阻於賊之新立木柵不得行柵
內大礮五皆向外稍覺礮即發無可避天將明他賊
之夜巡者至見城上有殺死之賊屍即吹角聲嗚嗚
然他處亦吹角應之玉梅曰噫事不濟矣賊且大至
吾寡不敵眾宜權避之皆退而匿賊麕集不知殺賊
者何人下令閉門大索三日收疑似者百餘人殺之
城啟玉梅竟偕五人者出先是大帥與玉梅計事定

遣諸將如期率兵往天已明而城不開忽聞角聲城上黃旂簇簇至知謀已泄遂整軍歸既見城閉三日咸曰田生死矣至是與五人偕歸衆益奇之當時聞者皆咋舌絕不料三人入虎穴殺賊如草者乃一書生也大帥奇其能將賞以官玉梅乃上書大概謂内應無功不敢邀奬奏惟悄悄鼓我士氣以平賊方今將怯兵驕大爲可慮云云拂大帥意竟寢其賞玉梅仍依趙太守戎幕佐籌筆出則輕彩佩玉丰度翩然人疑是貴公子云玉梅之再入賊中也胡戴尹願與偕玉

梅乃偽爲賊渠以大索繫貳尹頭若鄉民之得罪者
牽之入城後與同出
事險而文明田君贍識兼優一時無匹之概足以
照耀古今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府學廩生父介福湖南桃源令
江甯失守炳垣陷於賊中里人吳偉堂自幼賈漢上
賊半爲所舊識佯受偽職陰以偵賊情圖反正炳垣
遂因吳徧結諸賊相與爲忘形交一日酒酣太息曰
吾觀公輩亦勞苦矣去鄉里捐妻子犯百險攻下數

十坡然祿僅足自給小有過失朝夕不能自保也賊有泣下者炳垣知其可動語之曰天子遣大將將雄兵數十萬陸續將到齊矣旦夕城必下公等與其事傷天理悖天常寡恩積忍之逆賊與之同死何不倒戈迎官兵入斬六偽王首以獻軍門取富貴事成公等受上賞事泄諉過於我一人不以相累眾皆感泣許諾炳垣乃以密書達向帥請以賊裝開道至軍前面陳機宜向帥許之期某月日官兵由神策門進既而事不成有劉鴉頭者傀兒也亦

炳垣所糾虞事泄禍及乃首之於獸醫沈姓者遂報楊逆即拘炳垣至宄同謀炳垣嘗密書黠悍之賊姓名數十人預藏於壁中至是紿楊逆曰吾同謀者有籍在吾不敢匿秀清大喜乃按籍收而殺之炳垣卒以炮烙死同盟中有諸生賈鍾麟得脫詣向帥陳炳垣死事狀言受害極慘久之乃得白於

朝予旌炳垣性機警糾衆至千餘人與向帥書問往返數次賊竟無知者事機可謂密矣然卒以殞身惜哉當賊鞫時炳垣堅指劉狐頭沈獸醫始同謀而巾

變賊雖不之信而二人不自安相繼逸出有知其事識其面者久之首於官縛送向帥營中皆股解以徇讀時玉梅張繼庚二傳慨然嘆何地無才特皮相者不能識即識亦不能用況向欣然之器小而愎者哉使玉梅得遇曾李二公吾知其建樹當不亞於一時名將也